

新中国七十华诞，满街飘扬的国旗，映着蓝天白云，红得令人热血沸腾。这 30 多年来，我常去全国各地讲课，参加过上千次升国旗仪式，每当国旗升起时，我的心里总是充满感动。

31 年前，我应邀去四川讲课，听说有所山区小学，师生从没机会听报告，我决定去。第二天一早，坐了两小时车，四十分钟小木船，到了山脚下。抬头望，云雾缭绕的房子似隐似现，我一个人沿着台阶往上爬，一个多小时后，来到了这个被称为学校的地方，一看，只有两间泥墙草屋。走进去，二十几个孩子坐在石块上，两个人合看一本书，用树枝在地上写字。老师站在前面，用水在锅底灰抹黑的石板上板书，桌上只有半截粉笔。我震惊地看着这一切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叶良骏 我们的心，为祖国燃起

师生七嘴八舌地喊：“老师好，欢迎老师！”个个脸上是发自内心的快乐。他们请我参加升旗仪式。屋外，一根笔直的毛竹牢牢地嵌在石缝里，两个孩子手捧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国旗。老师一挥手，国旗展开，慢慢地升上去，升上去，在风中飘起，一抹鲜红照亮了整座大山。我们一起高唱国歌，歌声在山谷引起热烈的回声，好像千万人聚在一起吐露心声，“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，进！”站在国旗下，孩子们跟着我一遍遍地喊：“我是中国人，我爱中国，中国现在不得了，将来一定了不得！”大山不停地发出轰鸣：“中国人！不得了！了不得！”孩子们赤着脚，身上穿着破衣服，他们的学校没有一件像样的配置，但孩子们纯净的目光里一片灿烂。我忍了好久的泪，终于流了下来，但我的心里，一股巨大的力量汹涌澎湃。我坚信，国旗每天升起的小山村，伴着不断传出的朗朗书声，一切都会改变，明天一定会变得美好！

23 年前，我去阿坝州漩口中学。终年翠绿的赵公山下，滔滔不息的岷江围绕着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。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闻着甜甜的花香，两千多名师生席地而坐。面对在风中猎猎作响的国旗，我听着刷刷的写字声，望着孩子们专注的眼神，激动地朗诵起股夫的诗：“革命就是流血牺牲，就是在刀枪下奔走！我无悔，看，那天上的红霞旖旎！”全场一起演绎烈士的豪情：“我们的心哟，为祖国燃起，燃起！”阳光下，国旗越发鲜艳了。

2010 年，我去当年的地震遗址，才知道漩口中学已于 2006 年迁至汶川，改名为映秀中学。那所美丽的学校正在震中，满操场的笑脸已不知去向，当年孩子们的邀请：“叶老师，欢迎你再来！”还回响在耳边，现在只有刺骨的寒风在废墟上呜咽。

我不忍离去，注视着地上残留的横平竖直小圆点，那里曾站过一个青春的生命；停摆的时钟，永远停在 14 时 28 分；横倒的教学楼旁，散落着布片、铅笔盒……忽然，我看到了歪斜的楼房上，有一根旗杆，依然笔直地挺立着，上面飘动着一面国旗。五星红旗坚守在校园，在令人心悸的荒芜中，为孩子们奏起希望之歌！

七十年来，我们从来都是信心百倍。那个山村小学早已有了明亮的教室，映秀中学也已易地再建，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前行。我一次又一次站在国旗下，望着孩子们动人的笑脸，用全部的热情高喊，祖国啊，我们的心，为你燃起，燃起！

中国历史上有好几位清官在民间的声誉如雷轰鸣，后来这几位清官都成了公案小说中的主角，如包拯被写入《陈州放粮》《狸猫换太子》，海瑞被写入《大红袍》。另有一位清官彭鹏被写入《彭公案》，其名为彭朋。据史载，彭鹏一生公正廉洁，是康熙时五大清官之一。

彭鹏字古愚，号无山。莆田小横塘人，他自幼勤奋好学，就读于宝树庵，在顺治十一年应学者试，得第一，是年 21 岁。他 25 岁中了举人，其时正逢“三藩之乱”，吴三桂闻彭鹏之贤名，派人相邀，彭鹏力辞。后耿精忠又欲揽其为官，彭鹏托病不就，耿精忠派人来查，他以利器锥破牙龈，佯装吐血之状。彭鹏在乡间兴修水利，设粥厂济民，并兴教办学。

康熙二十三年，49 岁的彭鹏被任命为三河知县，他骑马在雨中上任，至东门已浑身湿透，住宿之处甚简陋，无蚊帐，饱受蚊咬之苦。彭鹏虽为小官，但他一上任，



节日去看望久违的高龄表嫂。缠上阿尔兹海默症后，昔日聪慧好客的她，呆滞木讷，相逢凝眸，举座唏嘘神伤。

归来喟叹，忽然记起有篇文章说，对一个记忆完全正常的人来说，刻意的善忘是一种“珍稀”的美德，比如，忘记自己的头衔、学问和能力，忘记声誉和别人的夸奖，忘记你给别人的好处，忘记子女对你的承诺，忘记朋友间的争执，忘记你过去的失意，工作时

“忘记”也是美德

黄柏生

我那老表嫂自然“完美”却可悲地“超额”了，再一思忖，觉得大脑好比屋宇的空间或两肩的负荷，若真能把上述种种都清空，岂不宽敞舒适、步履轻松？的确，头脑明彻却践行选择性的忘记，不是故作深沉、难得糊涂、没心没肺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智者德行、君子之风，是素养的提升和内心的强大！



中国历史上堪称“忘记”典范的，一是春秋晋国名臣介子推，他功成身退，匿迹销声，至死不渝，择定“全忘”；另一位是越国范蠡，在灭吴大逆转的当天，审时度君，苦功共患难的知己文种离开勾践，忘记既往的丰功伟绩，远走高飞。结果，介子推浩气永存，范蠡笑到辉煌。

选择“忘记”，现代书法大家启功先生的表现可谓淋漓尽致。他是雍正第九代嫡孙，生于满清末代宣统退位的 1912 年的他，完全忘记皇家直系血统的炫耀。有人抬举他，信封擅书“爱新觉罗·启功”，他不胜其烦，在信封上批注“查无此人”，果断斥退。他那娟秀流畅的启功体风行后，有人冒名牟利，他见了，笑吟吟：“比我写得好，”旋即改口，“嗯，是我写的”——他不惜用名声去垫金钱需求者的背。最风趣的是他自撰的墓志铭，“忘记”全部显赫的头衔，诙谐地写道：“中学生，副教授，博不精，专不透，名虽扬，实不够……”坦荡如此！

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颁发的国家勋章榜上见到“健忘”的于敏和张富清的名讳：前者隐身 28 年，后者 64 年不声张屡立两次特等功的显赫、95 岁仍初心不改。他俩的高风亮节不逊前贤！幸运的是，他们的付出没有被忘记，共和国之空域英名流布。

我垂垂老矣，溯而念想，平庸碌碌，那就更应听取唐诗人张籍的：“白发如今欲满头，从来百事尽应休。”舍去若干“负荷”，增几分美德吧！

小馄饨是上海特产。

写下这句话，我有点抖豁：除了上海，小馄饨在其他地方难道就不算特产了？是不是应该写作“小馄饨‘恐怕是’‘可能是’‘大概是’……”这样方才妥帖？

想来想去，还是不改了：既然我没看到，为什么要预设一个可能有的情景呢？我才不会仿效

“百度新闻”的风格——在文章的标题上到处加“？”，好像老早想好了脱身之计来怼读者的质疑呢！

我相信，即使在某个地方确有小馄饨的踪影，那也不太可能成为当地的特产，更不会获得在上海那么大的名声和拥趸，比如苏州的泡泡馄饨。

东北，西北，华北……凡是具有“北方”概念的地区，总是饺子当家而鲜见馄饨。既然如此，又何来馄饨的小弟——小馄饨呢？

南方确有馄饨，四川抄手、广东云吞、福建扁食……但它们都没有赋予其“小”的概念，称之为小抄手？小扁食？小云吞？那太拗口了吧。尽管福州的肉燕、沙县的皱纱馄饨等与上海小馄饨相仿佛，但在体量上至少大了一圈，况且人家还羞于冠以一个“小”字啊。

只有上海人毫不在乎在馄饨前加个“小”，它折射出的是坦然、大方、坦诚、负责的气质，虽“小”犹“大”。

从前，外埠人喜欢嘲笑上海人的“小器”：怎么连粮票竟有“半两”、馄饨还带“小”！殊不知，小有小的名堂和逻辑。

有人以为上海人喜欢小馄饨，根源在于食仓小和做人家（节约）。对此，我不以为然。食仓小，为什么又另辟大馄饨的名目呢？做人家，为什么小笼馒头不吃一只而必尽一笼呢？说不通！知堂说：“我的所谓喝茶，却是在喝茶，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，意未必在止渴，自然更不在果腹了。”《喝茶》小馄饨的妙处，应该跟这样的喝茶观非常吻合。

磁州、泾阳等州官、县官之劣迹。在彭鹏看来，他既然为百姓办事，就应“为儒食贫，为吏清白”，决不能做一个官官相护的老好人。

由于彭鹏屡屡开罪权贵，终于被挤出京城官场。彭鹏出任贵州按察使，后巡抚广西，他在任地方官时，依旧秉承“为民代言”的志向，上奏弹劾各地贪官，下为百姓轻徭减税，并举荐人才，开仓赈灾，亲审冤狱，开释无罪受诬者百余人。后任广东巡抚时，当地连日暴雨，彭鹏开仓赈灾，他还拒收私派银子十万两，面对那些扰民、残民、害民的官吏绝不放过，深得当地百姓拥戴。

康熙四十三年，69 岁的彭鹏积劳成疾，卒于广东住所。其作品有《古愚心言》八卷等著作，他为当年读书处宝树庵写的一副对联：“春来万树尽飞花，问宝树主人此日散花多少；寺对群山皆碧草，叹无山居士随缘小草着忙。”仿佛在告诉后人，他的一生都在为百姓奔波代言。至今仍为乡人旅客所赞颂。

小馄饨固然有垫饥的功能，而事实上又不全为垫饥，懂经的上海人是把吃小馄饨派作辅佐的职场——再叫一两生煎馒头或一客小笼馒头……只有这样干湿搭配，他们才觉得充实、开胃、实惠。我们单位餐厅卖大小

小馄饨

馄饨，小馄饨的价格不到大馄饨的一半。有一回，我看见一个小伙子一下买了两客小馄饨并关照营业员倒在一只碗里。他大概以为这样可抵一客大馄饨的量，管饱，还省。啊呀！我真是为他捉急：小馄饨怎么可以这样吃呢？

吃大馄饨，你尽可以叫两客、三客，无妨，果腹嘛；吃小馄饨，可不带这么玩的。见过福建

人、广东人喝功夫茶吗？人家并非没有搪瓷大茶缸可作牛饮状，但就是偏爱使小茶盏，那股不厌其烦的忙乎劲儿让人感到殷勤、温暖、舒服。功夫茶从本质上说就不是用来解渴的，小馄饨也当作如是观。

我小时候对于小馄饨非常向往，总缠着大人裹小馄饨，但终不能如愿以

偿。后来得知，裹小馄饨的皮子，粮店不对居民出售而专门供应饮食店，诸凡企图用大馄饨皮子作替代来裹小馄饨的努力，用当时的话来说，“都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”；即使有办法搞到小馄饨皮子，操作起来需要相当的技巧。

你以为皮子摊开，摊点肉糜进去，然后手掌合拢使劲一捏就完事了？试试

看，生余，撩起，盛碗，入口，咳，一团面疙瘩也！而正确的做法是：手指与手掌的拿捏须软硬结合，使小馄饨里面形成一个气囊（空间），而且皮子锅后要有伸展飘逸感，那就像样了；肉馅要鲜，皮子要薄，汤水要宽，葱花要细，猪油要香，外观要清，那就到位了；倘若再加蛋丝、紫菜、虾皮，那就完美了。看似混混沌沌、马马虎虎的小馄饨，实在不是盏省油的灯！

威海路上的弄堂小馄饨食府门口，天天排成长队，好不热闹。对上海报业大厦里的小白领，情愿放弃单位食堂的福利而去那里人轧人、数脑勺，可见小馄饨的厉害。

“小的就是美的”这句话，很多时候，真是杠杠的。

这天凌晨，迎着熹微的曙光，我破天荒地跟朋友，环绕着美丽的西湖健走了一圈，手机显示 11 公里，只花了整整两个小时，连自己都不敢相信！

一起走的朋友是个 70 后，个子不高，比我小 10 岁。他平时坚持每天早晚跑步或健走锻炼。近三年来，我虽然每天坚持慢跑或散步，但每次一般半小时，最多一个小时。环绕西湖一圈，大约 11 公里。再加上酒店到西湖 3 公里，那么来回转一圈就是 15 公里左右，大约需要 3 小时。

说到做到。第二天清晨 5 时，我们准时起床，健步出发，沿着笔直宽阔的西湖大道前行。天蒙蒙亮我跟在朋友后面，他穿一件黑色 T 恤，一条黑色短裤，脚蹬一双黑色运动鞋，就是一个健身爱好者的打扮。我们边聊边往前走，大约半小时后，来到了向往已久的西湖景区。

这时，天已麻麻亮，我的身上也微微发热。路上跑步、散步的人越来越多。早起的碧波一层层荡漾过来，拍打着岸边，发出哗哗的响声。岸边的垂柳，在晨风吹拂下翩翩起舞，犹如美女长长的秀发。

不知不觉，我们走上了苏堤。如果说西湖是美丽的西施，那么苏堤就是系在她身上的绿色腰带。太阳在西湖东面慢慢爬上山顶，柔和的霞光照在湖面上，漾起层层金波。正如苏轼诗言：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远远望去，湖心亭与三潭印月两个岛，就像两艘退役的航空母舰，千百年停泊在那里，任游人观赏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我们来到白堤。它全长 1 公里，只有苏堤的三分之一，东起断桥，经锦带桥而止于平湖秋月。白堤宽阔而敞亮，春日，杨柳依依，婆娑起舞，桃花灼灼，游人如织，热闹非凡。秋天的景虽不如春天，但游人仍络绎不绝，如过江之鲫。

穿过断桥，我们来到了西湖东岸，看到一群群大妈大叔在跳广场舞，加上动听的乐曲，也算是清晨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这时，路上行人越来越多，来往往往，匆匆忙忙，奔向各自的诗和远方。我们边走边聊回到酒店，抬头看手机刚好 8 点，来回转一圈正好 3 个小时。

朋友说，经常健走有很多好处，可以预防心脏病、动脉硬化、糖尿病、阿尔兹海默症、膝关节功能、腿力衰退，还能避免脂肪肝，缓解骨质疏松，消除压力，帮助睡眠、纾解忧郁等等。看来，以后我还要多健走。

更令我欣慰的是，这次健走西湖，让我体会到，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，永不放弃的精神，就没有爬不过的坎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，也没有战胜不了对手。在人生征途上就要敢于挑战不可能！

七夕会

健走西湖

黄田



雪山一角（摄影：叶奇）

就敢于大刀阔斧整治吏政，轻徭薄税，拘禁恶人。当地有旗人横行不法，彭鹏不畏权势，秉公执法，并昭雪冤狱。三河街头有一内侍打扮者，自称为皇帝放鹰者，四处敲诈勒索，差役不敢办，彭鹏闻之，乔装改扮，终于查得此人真实身份，他命人痛打其一百鞭子。三河县内有盗贼，彭鹏轻骑擒之，将其关入牢房。故彭鹏之威，远近闻名。

彭鹏性耿直，不畏权势，官场之圆滑，深恶痛绝。他遇事先论是非曲直，屡遭上级同僚攻击，几经贬黜，却知难不退，当地百姓称其“彭青天”。

康熙查访，闻彭鹏刚正廉洁，乃赐其黄金百两，说：“知尔清正不受民钱，以此养尔廉，胜民间数万多矣。”彭鹏将所得赏金用于修建县学，自己仍布衣旧袍为民请命，他在《木兰笔

米舒 笔为文，绝不作媚世语。”由于彭鹏为官，不惧官场关系网根深蒂固，执意秉公执法，遭许三礼参劾，虽“查无实据”，仍“降二级留任”，继而又“降十三级调用”。但一年后在官吏考核中，彭鹏官声仍为第一，康熙赐“金奖廉”，授其工科给事中。

彭鹏在顺天府任上，发现乡试中主考官徐倬与副考官彭殿元串通作弊，立即上书奏报。不料这两位考官各有过硬后台，经调查后的结论：“查无此事。”有大臣趁机弹劾彭鹏诬告。不服气的彭鹏当即上朝奏道：“臣言若妄，请劈臣头，半悬国门，半悬顺天府学。”不少大臣认为彭鹏此言狂妄不敬，应撤职查办，幸亏康熙力排众议，罢免了两位考官之职。

康熙三十二年，彭鹏闻关中大旱，当地查灾蝗灾肆虐，便一日三份奏章，弹劾陕西、山西、河南三省长官不恤民情，还细列南阳、



壹中书影